

# 「沔陽」與「沔陽」

歌手吳克群日前為讀錯地名致歉。他在湖北仙桃市演出，身著仙桃舊稱「沔陽」的T恤，但錯讀成了「沔陽」。說起來，「沔」（音同「勉」）字過於生僻。筆者讀書時，首次看到大學者夏丏尊的名字，也誤讀為「夏丐尊」。

全國以「沔」為名的地方，曾經還有陝西沔縣。「沔水」是長江支流漢江的古稱，沔縣、沔陽分別位於沔水上游和下游。正因為「沔」字生僻易錯，難於辨識，在工作生活特別是在對外交流、交通指示等方面多有不便，沔縣在六十年代取諧音改名「勉縣」，沔陽則以縣城仙桃鎮之故更名「仙桃」。

此類地名誤讀，最著名的一個例子當屬安徽亳州（音同「博」），十有七八的場合被錯當成「毫州」，以至於亳州在央視做旅遊推介廣告時，特意醒目地在「毫」字上方標註了拼音。重慶下屬的涪陵區、北碚區，也經常被誤讀為「涪陵」「北碚」。雖然說此類誤讀屬無心之失，主人家往往也能體諒，但多多少少都有些煞風景，還是多做點功課、少些「想當然」為宜。

有些地名雖不生僻，但若不加注意，也容易惹來尷尬。十多年前，筆者隨一記者團赴四川採訪，其中一站在巴中市平昌縣。團中一行在提問時，卻一直說成「昌平縣」，後者是北京郊區，境內有八達嶺長城和十三陵。平昌當地接待的官員臨場應變能力頗強，將錯就錯，借梯上樓：「這說明我們平昌的推廣宣傳工作還很不夠，趁這個機會我再介紹一下平昌。」

還有一類是多音字。如廣東樂昌、浙江樂清，前者讀「快樂」之「樂」，後者是「音樂」的「樂」。而河北樂亭、山東樂陵，讀音卻同「滌」字。精確讀出地名，既能令東道主感到尊重，亦是自身知識素養的體現。



gardenmarvin@gmail.com

## 夢中情麵

不是宜賓人，也有宜賓魂，能讓我說出這句話的，全靠一碗麵力挽狂瀾。

宜賓這個地方，放到文人墨客的筆下，就是徐霞客的影，黃庭堅的酒；放到旅人身上，是江水的頭，竹海的秀；可放到吃貨碗裏，則少不了那入心的紅油、硬核的白肉，以及燃麵既出、一味封喉。

都說宜賓人的一天是從一碗燃麵開始，可剛落腳到宜賓的人，剛打的照面，還是一碗燃麵。燃麵的「燃」在於它重油無水，遇火即燃，這一點無需求證，但作為一張響噹噹的城市名片，都知道這一碗的美味和實在。從最初的碼頭文化發源開來，用熱辣滾燙的執著包裹住頑強不屈的生活，經得起餓，嚼得忘我，再多山珍海味，於它面前不過是浮雲朵朵，再花哨的食材包裝，也比不上它的真性情，噴薄不落。

好吃的燃麵，絕對是有講究。從麵開始便帶着一身武藝：選本地特有的碱水麵，滾水下鍋斷生撈起，甩好裝碗。要甩得乾爽，將自身的彈韌發揮到極致，才算過關。等到拌麵的油登場，就是另一番熱鬧景象：熟菜籽油、芝麻油、海椒油、辣油強強聯合，加醬油、醋、鹽拌勻，哪怕不知道麵身上帶着幾道光，也能品出極不尋常。至於芽菜，就堪稱天花板級的點綴了，吃過涪陵榨菜、南充冬菜和內江大頭菜，還是得為這川渝四大醃菜的頂樑柱點個讚。芽菜的脆韌鮮甜加上花生香，可以將辛辣巧妙化解，入口只剩輕撫，絲毫不用「吞火」。不知道為什麼，明明是簡單一碗，卻好像每一口都生出奇跡，麻、香、辣、甜，一層層的口感，就在這方寸之間鋪開。麵的勁、菜的巧，鮮活的人生，在一碗燃麵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吃得人連連感慨，心服口服。

去吃份宜賓燃麵吧，不捨晝夜，快意江湖。



gardenmarvin@gmail.com

AI寫作水平越來越高，促使我們思考寫作本身。我把寫作分為兩種樣式。一種是春蠶吐絲式，想要表達的一切成竹在胸，好比吃飽了桑葉的蠶，滾圓發亮，接下來它所吐出的絲，都已經成熟在它肚子裏了，它所要做的，無非找一個順眼的角落把絲吐出來。另一種是喜鵲搭窩式，從東邊銜來一根樹枝，從西邊叨起一團毛絮，拼拼湊湊，做成一個窩。這些乾枝枯葉、毛絮泥塊，哪一塊用在窩的哪個部位，我想喜鵲並沒有詳細圖紙，覺得某個東西大體有用，便銜

來，積夠數了，窩便成了。故而，不但不同種類的鳥的窩不一樣，同一種鳥，搭出的鳥窩也有差別。

寫作者也相仿。春蠶式的必先把義理考據辭章在心裏反覆盤算直至腹稿完成，方才打開電腦，敲擊鍵盤，一揮而就。喜鵲式的則不然，大體有個想法或剛想到了題目，甚至只是偶得好句，便新建一個文檔，敲下靈感，按鍵聲是靈感最好的「助產婆」，敲着敲着，文章就寫出來了。如果一時寫不出來就放下，讀讀書，聊聊天，新的材料找到了，新的想法

冒出來了，就接着往下寫，直至這些來自四面八方的思緒完全鋪陳開來。

回到AI寫作，它似乎是兩種寫作樣式的糅合。AI寫作時，首先要給它一些提示詞。那得想明白文章的立意主旨、內容結構、風格調性，AI方能施展「才情」，輸出宏文。不過，提示詞再完備，AI的稿子也很難一次達標。這與AI的理解力和執行力有關，其實也和腹稿變成提示詞時信息的必然衰減有關。於是，就需要「喜鵲」上場了，給AI提供更多的要求和思路，讓它在更廣泛的語料庫中找到

合適的內容，對文稿進行修改潤色。「春蠶」和「喜鵲」的合作，才能最終完成寫作任務。

僅從寫作這件事來看，AI不是對某種單一人類行為的模仿，而是人類行為的重塑和再造。



逢周一、三、五見報

## 亨利八世非Henry VII

臨國慶假期末尾，聽了一場來自匈牙利新藝術合唱團的演出。這支合唱團成立於一九九〇年，是一支世界級高水準合唱團，迄今已舉辦五百餘場音樂會，曾十三次獲國際合唱比賽總冠軍，演繹的大量合唱曲目成為全球眾多合唱團學習的範本。

音樂會演唱的不僅有匈牙利歌曲，還有英國、法國、奧地利、斯洛文尼亞曲目，儘管聽不懂外文歌詞，但美妙的旋律與精湛的和聲令人陶醉。音樂會開場曲目是亨利八世創作的樂曲《國王的民謠曲》，亨利八世是英國都鐸王朝的第二任國王，他為

人所熟知的大多是曾經輝煌的政績和帶有八卦噱頭的六次婚史，然而這位對英國歷史產生深遠影響的國王也是一個音樂家，他十分喜愛音樂，不僅贊助了許多音樂家，還常和宮廷音樂家一起娛樂。

當晚音樂廳寬敞開闊，合唱團演出唯美，給人留下美好的印象。只是到了演出結束，隨手又拿出節目單簡頁翻看，竟發現一處不起眼的錯誤，原來簡頁在介紹亨利八世時，不小心翻譯為了KING HENRY VII。在書寫上，V、VI、VII是羅馬數字寫法，其中V代表五，後面多一豎則數字加

一，因此VII是羅馬數字七，而亨利八世準確的寫法應該是KING HENRY VIII。

「VII」寫成「VII」，亨利八世就成了亨利七世。作為有一點文字潔癖的人，演出散場後，我欲拿着簡頁將錯誤指給工作人員，但被一同看演出的夥伴攔下，夥伴說的也有理：一是這個小錯誤並沒有影響演出，二是演出已經結束，誰還在乎這個？走出音樂廳，卻仍想着這件事，就像看到屋裏進入了一隻蒼蠅，沒趕出去的話，老覺得耳邊在嗡嗡作響。

生活裏還有很多類似的大意翻

譯，錯誤雖小，但卻讓人覺得做事的態度不認真。當晚如果沒有「VII」寫成「VII」的瑕疵，我想對整個演出的印象或許會更好。



逢周三見報

## 《戎夷之衣》

道，抑或只是一時意氣？

李靜筆下以戎夷的弟子石辛為主要角色，透過石辛反覆的轉變，展示個人在大時代求存的態度，詰問人生到底是否必要安於天命，還是忠於自己而發奮圖強。石辛受到戎夷之衣而得以生存下來，往後離經叛道而得到更高權位，但編劇並不將石辛定義為純粹奸角，而是透過該角色展示凡人都要追尋的問題：在分岔路上到底應該如何作出抉擇？劇本以跳躍的時空述說秦國由統一至滅亡的那些年，藉着角色對話而提出形而上的問題，例

如秦國只許拜王而不准拜天，那麼人們是否仍要敬仰老天爺？劇本並非鼓吹迷信，而是探索人們如何對得起道德與良心。

《戎》劇由香港戲劇家黃龍斌擔任導演，幕後舞美人員亦主要為香港劇壇的創作人，從而為歷史劇帶來更多當代舞台美學特色。黃龍斌導演的作品大多輔以強烈的肢體動作，從而豐富舞台形象效果。《戎》劇作為典型的巡迴表演劇目，全劇十位演員擔綱演出，簡約舞台以十張椅子作為意念化布景，演員結集的動力成為全劇

散發藝術能量的手段。好幾段近乎舞蹈式的形體動作，以至劇末由燈光效果及飛雪營造的意象，都能為全劇塑造可觀的視覺效果。倘若末段戎夷向石辛解衣的情景能夠再細緻經營，便能讓觀眾更深體會角色的思緒。



逢周一、二、三見報

## 總督宮前的協奏曲

的《總督宮和聖馬可的碼頭》。

這幅城景畫與同樣收藏在英國國家美術館的另一幅《海關大樓和聖瑪莉亞感恩堂》是相得益彰的一對。土生土長的瓜爾迪如實地將威尼斯最重要的幾座地標性建築勾勒下來，在當時十八世紀歐洲掀起的「壯遊」大背景下成為了水城觀光客們能夠帶走的旅行紀念品。《總督宮和聖馬可的碼頭》的畫面由岸上一條窄窄三角形的狹長建築群，將藍天白雲的晴朗天空和海面上穿梭



的漁船及貢多拉相隔開。左側近景漁船上的桅杆和右側高聳入雲的鐘樓遙相呼應，形成左右構圖上的平衡。

和前輩卡納萊托每個局部清晰可見、且刻畫細緻入微的城景畫有所不同，瓜爾迪擅長用廣角來呈現更為寫意的水城威尼斯。他對局部細節的描摹並沒有執念，而是在觀察瀟灑在空氣中潮濕的水氣之後，通過空氣透視法營造出景觀視覺上的朦朧感，很多細節僅用寥寥數筆的觸點帶過。此外，相較於卡納萊托

聚焦記錄城內大型慶典儀式的繁榮場面，瓜爾迪更注重水城居民的生活化場景，把人們的日常與城內標誌性建築巧妙融合。

「碟中畫」《和諧的靈感》&《奇異協奏曲》／《總督宮和聖馬可的碼頭》



逢周三見報

## 蟹粉獅子頭

朋友相約，傾談公事，坐地鐵轉乘，到黃竹坑。沿天橋走，往黃竹坑道近業勤街的一家酒店，餐廳坐落大堂，空間寬敞，添新舊藝術布置，具吸引力。餐廳專賣麵點，師傅收單，現搓現做，現煮現吃，名副其實，出心出力。

「蝦蝦蝦」名字吸引，碗麵上桌，見料不見麵，上鋪蝦籽、櫻花蝦、蝦仁，翻挑拌麵，入口味道、層次豐富。再嘗小籠包，皮薄肉鮮，另試蟹粉版本，膏香油潤，滋味滿腔。蟹粉同用於拌麵、摻雜粉皮，作時令菜，可以一嘗再嘗。談到蟹粉，連肉帶黃，用處不少，宋代《獨醒雜誌》有載「蟹黃饅頭」，饅頭古代可湯包，外麵內餡，包裹蟹黃。

蟹粉配肉，現代常見，如「獅子頭」，清代《清稗類鈔》專論，說：「獅子頭者，以形似而得名，豬肉圓也。豬肉肥瘦各半，細切粗斬，乃和以蛋白，使易凝固，或加蝦仁、蟹

粉。」獅子頭做法今同，分量配搭，各施各法，在家燒煮不難。

元代《居家必用事類全集》載「蟹黃兜子」，材料如下：熟蟹淨肉、細切生豬肉、香油炒鴨蛋碎。調味用上：搗開的川椒、胡椒、薑絲、橘皮絲、香油炒碎蔥、麵醬、鹽。材料連同調味，加麵粉搓勻成餡，書中溫馨提示「嘗味鹹淡再添鹽」。肉餡搓成，粉皮揉合，文說：「每粉皮一個，切作四片。每盞先鋪一片，放餡摺掩蓋定籠內，蒸熟供。」粉皮放小杯內，放餡略摺，覆好杯蓋，再置蒸籠，蒸熟各人小杯呈上，雅緻非常。



逢周二見報

## 張愛玲筆下的衣服

說一個人很會穿衣服，搭配得很好，你會如何形容？當我看到張愛玲描寫一位校長室裏女打字員的文字時，新世界的大門似乎被打開了——「頭上吊下一啣嚙黃色的髮髻，細格子呢外衣，口袋裏的綠手絹與襯衫的綠押韻。」

「押韻」，哈哈！俏皮又精準的描述。詩詞歌賦中同韻相押，聲韻和諧，是一種既帶有跳躍性又帶有連貫性的美，用在手絹和襯衫的「綠」上，也如此合適，之前怎麼沒想到呢？

說到衣服，想起張愛玲的名句：「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虱子。」雖然我有幸生在盛世，從未感受過衣服上爬滿虱子的恐怖，但光是想像就已經覺得渾身不適，像極了碰到麻煩事時，看不見摸不着卻又實實在在無法擺脫的煩躁。如果那時，還

需要強裝笑容，應付各方，就真成了張愛玲筆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華美的袍」了。

張愛玲還有一句特別適合現在的「人」：「對於不會說話的人，衣服是一種語言，隨身帶着的一種袖珍戲劇。」想起現在很多「創意T-shirt」：正面寫着「老闆心腹」四個大字，靠近一看，在四個字後面還有兩個小字「大患」；還有寫着「工作使我快樂」，下面配了一幅西裝革履的「打工人貓貓」滿臉憤怒掀翻辦公桌的卡通畫。恬淡平靜的外表和波濤洶湧的內心，這身衣服就是打工人的「袖珍戲劇」。



逢周一、三見報